

流年记

# 离不开的猪

牟民

秋日凌晨，公鸡三声鸣叫后，睡梦里起了响亮的口哨声，跟着街面喊起“一二三四”的呐喊，唰唰的步伐，一扫肃杀的霜冻，整个村庄活跃了，村民在精神振奋里起身穿衣。嘹亮的歌声回响在村西，驻军连队官兵在村西操场开始晨练。

猪倌新官甩着鞭子，吹起脆声的口哨，家家把门打开，一头头猪哼哧哼哧往村东场院里跑。我家的两头黑毛壳郎猪一前一后，扭着屁股，奔出门，跟在猪倌后面集合去。家中走出了两头猪，猪圈空了，院子肃静，鸡们也不那么吵闹了。

戴棉帽穿棉袄大裆棉裤的新官，吸溜着被空气刺激流出的鼻涕，站在村东场院的北坡下，数点猪数。隔了一宿的猪们相互打闹，啃咬对方，转圈追尾，兴奋欢叫。新官刚数到三十一，被一头发情的母猪拱了裤脚一嘴，他照着母猪一鞭子，母猪跳开。新官骂道：你个死猪！接着重新数数。

瞬间，猪尿猪粪遍地，猪气息吞掉了清新的氛围。新官高举鞭子，喊一声，走喽，走喽，南山地瓜地长果地，吃食去喽！

猪们排起整齐的队形，听着啪啪的鞭响，往地里去。

## 二

到了收获后的地瓜地，猪埋头寻食，烂叶子、掉在地面的地瓜筋儿，卷进嘴里，品尝第一嘴不过瘾的美食。猪嘴豁开泥土，嗅着地瓜筋儿，很快就掘到一块埋在深处的地瓜，牙齿一对，嗑嚓嗑嚓，甜兮兮地进了胃里。大片的地瓜地，人刨、犁惧耕，许多深藏的地瓜自然落在暗处，来不及复收，正好让猪们负责颗粒归仓。从秋到封冻，近两个月，一头壳郎猪一天长一斤，赶到腊月正好膘肥出圈，送给国家，换回过年的油盐酱醋燎油划火新帽新衣新鞋钱。

傍晚，猪倌新官吹哨子，响鞭子，夕阳余晖映着毛色发亮的猪们，拥挤在一起，如浪头翻滚，齐刷刷下山，进村。从东往西，它们娴熟地找到自家门，哼叫着，摆摆头，扭扭膀，消失在猪倌和其它猪的视线里。

我刚好放学，看见两头壳郎猪先我奔进家，进了猪窝，低头饮着母亲早已备好的一槽稀溜溜的猪食，上面浮着花生饼渣儿。只听它俩呱嗒呱嗒，拼命争吃，然后，它们把头抬起来，望我，抿啦猪舌头，槽里光光的。

见我没动静，它俩哼叫着，围着猪窝转圈儿，实是可怜。我从猪食缸里挖了两瓢沤好的地瓜叶，它们嗅了嗅，舌头舔一舔，又抬起了头。没有茎儿的地瓜叶，它们吃够了。

地里封冻后，生产队不再看猪。猪在圈里，家家开始给猪加食，盼赶年出圈。摊上养个泼食猪，猪嘴宽阔，猪眼漆黑，猪脸宽长，猪耳朵厚阔拉耷，猪腿粗壮，猪尾巴粗硬翘起，哼起来粗狂，不管啥食，低头就吃，而且吃得响亮，呱嗒呱嗒似打快板儿，那个急不可耐，仿佛吃的山珍海味，让人跟着抿啦嘴唇。吃过后的，转过身，躺在窝里闭眼养膘，此猪抓来，一天竟长一斤多，一天一个样儿，看着舒服，有兄弟般亲

近。年底出圈，绝对三百多斤，这叫甜红主家。运气不好，抓到挑食的猪崽，尾巴夹在猪膀胱里，猪嘴长长的，耳朵尖竖，眼睛浑浊，一吃食，嘴在槽里四处拱，寻好吃的，没有对胃口的，那就把腿搭在猪圈墙上，哼唧唧要好吃的。要不到，围着猪槽转圈儿，实在饿极，舔拉几口，吃个半饱，再转圈儿，不知困乏地耗精神，即便吃点儿营养，被它精气神化掉了。你过十天半月，再看它，依然那个瘦样子，没半点儿变化，打春到年底，好歹长到一百多斤，只是个骨头架子，摸摸硌手，送了可惜，留着白吃钱粮，不见长，只能过了年，继续赔钱喂养。

没办法，谁叫你抓了个赔钱货，母亲喂了这样的猪，每次喂食，用瓢敲它，嘴里念嘟，你个现世报。

年底送头大肥猪，那是一个养家男人的骄傲。一进腊月门，公社采购站天天收猪，村里有送猪的，便结伴前往。早晨，拿出最好的花生饼苞米面掺和了，把猪喂得肚子溜圆，起码吃进八九斤。几个人把猪绑了，抬到推车上，一边一个，足足五六百斤。那时候没有拖拉机，均是小车推。要是一头猪，又没有结伴的，那就一边放猪，一边搁上块大石头，或者坐一个半大孩子，推起来均衡，不会一边倒。那年，我坐在车子一边，父亲和小舅轮换推着一头猪和我往十里地外的采购站去。一路上，我听着哼叫的猪，担心它拉屎，心里祈求它老老实点，别把肚子里的好食拉走了。走到半路，猪呱嗒呱嗒拉了一泡屎，哗哗尿了一地。跟着的小舅说，这猪不甜红，拉走了五六块钱。

送猪最怕猪出事儿。有一年，送猪半路上，猪从推车上掉下来，竟然跌死了。那是一头三百多斤的肥猪。跌死了，在村里贱卖了，虽然放了血，终究是死猪，吃起来不鲜。算总账，卖了个猪崽钱，赔了一年猪饲料和功夫钱。

## 三

村里刘姓家族传统养母猪，记得邻居刘盛二伯家，每年都会送出两头大肥猪，外加一栏小猪。刘盛家九口人，有猪养有猪卖，日子过得不那么拘紧。刘盛还有专养种猪的习惯，供各家母猪使唤。使唤一次种猪，母猪只要怀上了，两元钱。留种猪要会选择，他会提前到集市上踅摸，看到好苗子，花高价买到手，有时他会到外地去选种猪。他的种猪块头大，如头狮子。

父亲也学着养母猪，抓个没劁的猪崽，养大了，去刘家接种，赶上猪仔贵时，好几次母猪才怀崽，等猪崽出圈了，猪崽偏偏又贱了，算计算计，够个本儿就不错了。父亲不服气，继续养母猪。猪崽产下，散养在院子里，雨季，猪粪泥水混合一起，天天要收拾卫生。搁在冬天里，母猪下崽，母亲会把它们抱到炕上，等缓过劲儿，才放到母猪身下吃奶。养母猪都说是血财，运气要好。从生下猪崽到出圈，大约三个月，白天要参加集体劳动，回家又是做饭又是喂猪，最累的是母亲。十几个猪崽张嘴吃食，要天天烀猪食，五天赶一个集，买猪饲料，还要准备足够的烧草。喂食不及时，或者猪料不够，猪崽不会长快。父亲任村支书，家里打算料理一切靠

在母亲身上，着急上火，母亲嘴皮三天两头起燎泡。等到猪崽出圈了，父亲才找人帮忙，去集上卖猪崽。把十几个猪崽抓到车筐里，推起走时，母亲会抓两把咸盐在盆里搅一搅，然后把盐水泼到院子里。多年后，我问这啥意思。母亲说，盐齁咸，不淡，祈求猪崽卖个好价钱呗！这灵验吗？您这是迷信。母亲说，你还真不信，那一次忘了泼咸盐水，猪崽就卖贱了。每次猪崽出圈了，母亲会留下两个，喂养肥了，送给国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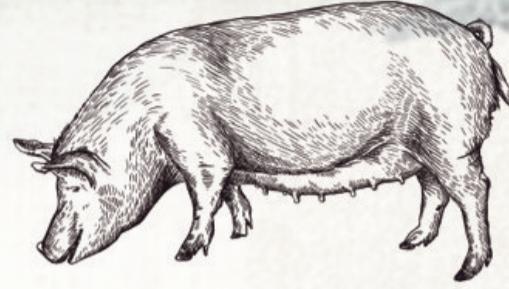
## 四

在十二生肖中，亥猪为末。既没有漂亮的外表，也没有特殊的本领，一生在吃睡中度过，养肥了，末了还要挨上一刀，它将自己的肉体灵魂全奉献给了人类。人类离不开猪，尤其西方食肉民族，更离不开猪肉。我们虽不是食肉民族，但与猪的关系更见密切。自古祭祀三牲离不开猪，《论语》载，阳货要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阳货便“馈孔子豚”，豚当是一份厚礼了。孔子教学生的学费，也是一些腊猪肉。孔圣人曾说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喻指音乐之美，也暗含猪肉之味。

单单猪肉可以做出多样菜，更不要说猪下货了。一个猪头，有猪耳朵、猪脑子、猪舌头、猪拱、猪脸，一个猪耳朵可以有拌、煎、炒、熘、炸等花样。当初村里的猪倌新官不看猪了，被派到饲养院喂牲口。过黄河跨长江那几年，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，但养猪不算，上面反而号召大养其猪，口号是多养猪少生孩，一头猪一个化肥厂。猪吃饱了，跳进猪圈里又拉又尿，扔进嫩草或者蔬菜叶子，猪欢实地挑吃，每天垫一层泥土，很快就攒满了一圈粪。生产队专门有养猪场，有经验的新官派上了用场，在他的静心喂养下，每年我们第二小队出圈二十头肥猪，积攒二十几圈粪，粪多粮食打得多，粮食亩产八百斤，最先跨过长江。新官多次被评为五好社员，养猪能手，邻村青年妇女主任看上了新官，两人喜结连理。生产队解体，新官学了厨师。我一九八一年结婚，他到我家掌灶，我家杀了头三百斤的肥猪，十六大碗，免青，一律猪肉。新官能把一头猪玩出不重样的菜，让客人们啧啧称赞。

猪肉好吃，专指白膘肉。猪肥了，一身膘，那叫养活得好，美誉有经验的养猪能手。夸说人长得不错，也会说，又高又胖，有膘茬，那叫伙食好，家里有油水。农村人整年不见肉，地瓜饼子咸菜梗子，加之繁重的农活，哪儿能长膘？瘦的肋巴骨一根根的，要胖起来，需大油水养活。逢上红白喜事，坐到酒席上，盼望肥透透的乱哆嗦的一盘白膘肉，搛起一块儿，全然没有如今的绵软一说，肉块儿挺立，擎在空中，白花花流油，咬一口，硬噗噗的，只听嗤啦一声，油水一泚，一包油全在嘴里了，那叫一个美。托人买一挂猪油，回家㸆一㸆，㸆出盆猪大油，炒菜香嘴，身子虚的人会拌着白面炒熟了，放上白糖，每天早晨挖一勺，水里一泡，赶上全脂奶粉。

猪肉不再统购统销了，母亲依然会㸆猪大油，发馒头搁上几勺，说馒头蒸出来好吃。感冒咳嗽了，炒面掺和猪大油，冲水喝，几天便压下了咳嗽。这旧年的经验，传下来依旧好用。



## 诗歌港

### 居家一日

刘颖

我养动物  
以注视喂养它们  
它们负责  
打扫我眼睛里的尘埃

文鸟站在栏杆上在它的山河间  
把早晨分成玉石般的颗粒  
我胆小的领袖，它嗓音洁白  
喉咙里正下着一场雪

虎皮兰的斑纹里藏着一头猛虎  
它立在墙角的姿势  
与山中的峭崖有关  
而我，每天都向它俯首  
做一只主动的猎物

童话是存在的，比如早晨里  
我和它们  
分别领走了几块玫瑰色的寂静  
而在夜晚  
我们一起把寂静从骨子里取出来  
一起形成了星辰中央

### 第一场雪

邓兆文

一只看不见的手  
打扫完树上的叶子  
又开始粉刷天空  
远道而来的雪  
一年没见大地的面了  
积攒了许多话要说  
瞧！它还不好意思  
走路扭扭捏捏  
行人和鸟都躲起来了  
才滔滔不绝地倾诉  
好像要把满肚子的话  
一口气说完  
直到孩子们出来  
太阳再三催促  
它才说再见  
仿佛这人间还需要洗白

### 兔当差

奋飞

小白兔，真可爱，  
渴了喂牛奶，  
饿了喂蔬菜，  
奶奶把她当乖乖。

新年到，兔当差，  
像个护士一身白，  
打败新冠病毒，  
一线抗疫真帅。